

反战士兵手记

〔日〕 水野靖夫 著
 巩长金 译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反战士兵手记

(日)水野靖夫著

巩长金译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6.5印张·104,000字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85·64 定价: 1.20元

目 录

前 言

作志愿兵的美梦	(1)
走向日本军人的道路.....	(3)
背着双亲去报名参加“志愿兵”.....	(6)
终于走向战场——第二次出征.....	(8)
在厕所中哭泣——内务班时期.....	(9)
正式开始的前线生活.....	(12)
孤立的碉堡群.....	(16)
见习“试斩”.....	(18)
大败于梁山.....	(26)
冲锋？还是引爆自杀？.....	(31)
俘虏的回心转意	(37)
“我们不杀日本人”.....	(42)
“你们是鬼子”.....	(45)
第一次审问.....	(48)
俘虏生活的开始.....	(53)
雪仇的歼灭战.....	(57)
决心逃跑.....	(60)
“要相信八路军”.....	(66)
奇异的世外桃源.....	(71)
反战组织的组成	(76)
姑娘们扣人心弦的歌声.....	(80)
小同志们.....	(85)

在抗日军政大学任教	(87)
日本士兵觉醒联盟的组成	(92)
开始对日军进行工作	(95)
反战士兵是“卖国贼”吗?	(100)
“让我们为反战运动而奋起吧!”	(105)
策反间谍的潜入	(108)
令人钦佩的八路军战术	(112)
同军阀孙殿英的战斗	(115)
奔向延安,奔向延安!	(118)
进入日本工农学校学习	(124)
战败和归国	(128)
走向解除日军武装	(132)
返回舞鹤的道路	(136)
资料	(141)
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纲领 ...	(141)
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章程 ...	(142)
关于设置侨民(居留民)对策委员会 的决议	(146)
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第一次大会 宣言	(148)
日本士兵要求书	(152)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纲领草案	(182)
日本工农学校总则	(187)
日本工农学校开学典礼上日本学生的 誓词	(189)
年表	(192)

作志愿兵的美梦

一九三九年（昭和十四年）五月初，东京芝浦港的码头上人山人海，为出征士兵送行的人群，从清早起就挤得水泄不通。

“这回我可真的要出征了”，我从内心里感到无比激动。

我这次离开日本并不是头一次。一年前，在我入伍后不久曾去过满洲^①。当时，是为了训练。因为驻我家乡的佐仓部队主力已经转移到满洲。我随部队在那里接受了实地教育之后，又回到了日本。

入伍前，我在本地普通高等小学的高等科毕业以后，又在寺院住持办的村塾（攻文义塾）学习了三年，后来我主动地申请当志愿兵，由此便成了一名日本帝国的军人。

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六月，第一次近

① 满洲：指日本军国主义侵占的我东北三省。——译者注。

卫内阁^①诞生。接着于七月七日在芦沟桥就爆发了日中两国军队的冲突事件。七月末日军在华北开始了总攻。

此时在我的家乡千叶县馆山小镇上，也感到了事态的异乎寻常。我随之也产生了“为国献身”的情感，这在当时的青年人来说是很自然的。一朝国家需要，“为天皇陛下尽忠”，这比每天的三顿饭还要自然。

本村曾有一个当兵出征的人，在芦沟桥事变中战死了。他的家属究竟如何承受了这一哀伤事件，固然无从知晓，但在村里却成了一个天大的喜事。他是本村从明治时代（由一八六八年）以来，第一个荣获金鵄勋章^②的人。在村边，特地为他树立了一个极其壮观的墓碑，全村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这使我深深感到——人生在世再没有比为国尽忠这件事更光荣的了。

我家住在馆山镇郊外的一个农村里，是一个

① 第一次近卫内阁，即近卫文庸（1891—1945）于1937—1939年的第一次组阁。近卫文庸是近卫笃磨公爵长子。他在三次首相任内，曾发动侵华战争，挑起张鼓峰事件，与德意签定《三国轴心协定》，对内颁布“国家总动员法”，组织“大政翼赞会”建立法西斯“新体制”。日本投降后畏罪自杀。——译者注。

② 金鵄勋章——日本为表彰在战场上立大功的陆海空军人员而授予的军功勋章。——译者注。

半商半农的所谓“五反百姓”^①，一面经营酒店，一面种地。我是在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十二月，母亲四十岁那年作为这家的末子行三而出生的。

走向日本军人的道路

我之所以主动申请当一名帝国军人，有如下几个因缘。

当时的馆山，如同今日的横须贺，是日本海军的军港。镇上到处都是穿水兵服的水兵。这个形象使得村里的青年和姑娘们都羡慕不已。当时，村里没有一处象今天这样可尽情玩乐的地方。对青年来说，唯一的消遣就是偶尔和朋友们喝杯酒或到街上的咖啡馆去和女店员逗逗笑。

那时候，不象今天的年轻男女可以自由交往。我在小学从入学起到毕业止，这一整个期间，没有和女同学说过一次话。男的和女的就象不属于同一生物。偶然也有因为老师有病休息把女生分到男生班进行男女合班的情况，但女生却不愿和男生坐在一起，很多人请假不到校。即使到了青

① 五反百姓——反，为日本土地面积的计算单位，每反为992平方米。五反为小康之家，多兼营小本商业。——译者注。

春期，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情趣。在年轻人来说，只是盼望能早日离开学校，渴望能有个职业，哪怕去当个小徒弟也好。

我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潮流中迎接着自己的青春。

一九四〇年秋在柏林签订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①。十一月末满洲国^②获得了三国的承认。这样一来，全国人民都切实感到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的日本，而且对日本的前程产生了一种责任感。

当时我也曾想过：如果自己只是作为“五反百姓”的第三子呆在乡村的一角或当个佣人而度此一生，那对自己的青春来说，未免太遗憾了。

与其这样虚度一生，远远不如作一个日本帝国军人，献身于日本的光辉前程。

我有一个亲戚叫铃木，是骑兵中尉军官。我对他那带有羽毛绒穗子的红色军帽、金绦缎带装饰的军服和那威武雄壮的姿态，简直着了迷。他的飒爽英姿，在我的眼里已经变成了是“直接保

① 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通称“三国轴心协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为了扩大侵略战争，1940年9月29日在柏林签订的反共条约。从此德意日结成了公开的军事同盟。——译者注。

② 满洲国：日本军国主义者于1931年9月18日侵占我东北后，在长春建立起以清宣统皇帝溥仪为首的傀儡政权，国号称之为“满洲国”。——译者注。

卫天皇”的精英，如同今日的超优分子中的超优分子。

“要当兵，就要当骑兵。”

这是铃木中尉的口头禅。也成了我的愿望。

我暗暗地下了决心。反正到了二十岁，要去接受征兵检查，既然要当兵，何不早去……

说起当时的征兵制度，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不论是征兵也好，还是志愿兵也好，恐怕都没有什么切身的感受。可是在当时来说，男子一到了二十周岁，就要接受征兵检查。检查主要看体格和体力，根据体质的优劣，按等级分成甲乙丙丁的四种。然后再由甲种兵里选优依次入伍受训。能被定为甲种兵，则是日本男儿的光荣。被定为丙种和丁种的人，由于都是些体质虚弱或者是重病患者，所以被看做是日本男儿的不光彩，连在街上走路都抬不起头来。

除了人人必须过的征兵检查关，还有个“志愿”的道路。虽然征兵检查必须是二十周岁，但“志愿兵”只要到了十八周岁，任何人都可申请。当志愿兵，虽够不上是走进陆军士官学校或海军兵学校^①的超优道路，但确实是一个当下士

① 陆军士官学校和海军兵学校，是日本陆海军培养其军官的学校。陆军校址在东京，海军在广岛湾的江田岛。战后合并为防卫大学。——译者注。

官^①的捷径。

我决心选择“志愿”的道路。

但我也知道，母亲如果得知我要当志愿兵肯定会悲伤的。不过，我已下定了决心。今天回忆起来，我之所以要当志愿兵，也只不过是当时的时代和周围的环境使然而已。但我作为当时的青年，的确也真觉得开始了一个光辉的人生。

背着双亲去报名 参加志愿兵

当时，在村公所里设有兵役股。

由于未成年人当志愿兵需要家长的同意，所以我决定盗用父亲的印章。当我把自己私自捺上父亲印章的申请书交上去的时候，兵役股的人说声“好啊”就顺利地接受了。可是，当送来征兵检查日期的通知时，最感到惊讶的还是母亲。而父亲倒没有那么发怒，这可能是因为父亲早就想到：“反正是老三，早晚要靠自己独立生活”。母亲尽管怨气很大，但也沒有过分地阻拦。这是因为“为国尽忠”这句话，在当时来说就象枕

① 下士官：日本陆军的编制，相当于军士级，分曹长、军曹、伍长。——译者注。

词①那样为人们所迷。

于是，母亲便匆匆忙忙地从早到晚到处走亲访友，去征求千人针②，并到成田山寺院求来了护身符。

当时，我正值血气方刚的年龄，对自己的决定毫无后悔之意。而且我还以自己不是“应召入伍”而是以志愿方式先于伙伴们当上了军人而感到自豪。

第二年的一月正式入伍。

从一月到四月，在千叶县的佐仓步兵第五十七联队③接受了“立正”、“开步走”等初步的训练，体验了军队的基础生活。四个月后就随同部队去了满洲。因为联队本部已驻防满洲，我们只是为了接受实地教育才去的。所以到了九月，为了新编部队，又重返故乡佐仓。

从这一意义来讲，一年前的那次出征是为了受教育，并不是真正的出征。

① 枕词：原指冠在诗歌上用以修饰或调整语调的词，相当于应时词语。——译者注。

② 千人针：是日本人民为了祝愿出征亲人的所谓“武运长久”和“永保平安”而赠送的一条请千位妇女用针穿红线缝上纓的绸带。——译者注。

③ 联队：日本军队的战时编制：联队、大队、中队，相当于我之团、营、连。——译者注。

终于走向战场

——第二次出征

第二次出征与第一次完全不同，这一点不论是送行的人，还是被送的人都非常清楚。

载运我们的船只的去向，没有宣布。猜测可能是去“华北”，究竟是不是，谁也不知道。

但从一九三九年一月的第一次近卫内阁的总辞职、二月的日军在海南岛的强行登陆和五月的诺蒙坎事件^①的爆发来看，任何人都会切身地体会到日本已开始进入严峻的国际风云之中。日本全国上下都被一种紧张的空气笼罩着。

我们能在这关键时刻作为一个尖兵而出动，都引以为自豪。心想：

“战争终于开始了。”

我们被禁止和送行的人会面。

由宪兵和警察用手拉成了一个如临大敌的警戒线，把双方给隔开了。

“××夫！”

“你可要注意身体呀！”

① 诺蒙坎事件：指日本关东军于1939年5月在中蒙边界附近的诺蒙坎对苏军发动的进攻事件。同年9月以失败告终。——译者注。

“××多保重啊！”

“一定要常来信！”

.....

.....

远处的呼喊声，乱成一片。运输船鸣着气笛开始缓缓地离岸启航。在码头上送行的人群，拼命地挥动着手帕和旗帜。声嘶力竭地呼喊着自己的亲人和知友的声音；从甲板上回喊的出征士兵的声音；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声音，简直是震耳欲聋。再掺杂着报馆扩音机的高音喇叭，此时此刻嘈杂喧叫声真地达到了顶峰。接着又奏起了军舰进行曲，刹时间港口完全变成了沸腾的海洋。我没有能够见到母亲的身影。船悄悄地离开了港口。瞬息间立即处于空虚和寂静之中，唯有螺旋桨的声音显得格外响。

士兵们久久地站在甲板上，没有一个人离开。

在厕所中哭泣

——内务班时期

我所在的中队，是属于山口联队的长田大队。

转眼间，两年过去了，我这个十九岁的幼稚

青年，也磨练得成熟了。

在入伍前后我曾抱有美梦般的幻想，如今也只是变成了一个带刺的二年兵而已。通过两年的军队生活，使我已体会到过去在田间或家里所作的美梦已成为泡影。过去所看到的水兵服或叔父的骑兵英姿，看来也只不过是“帝国军人的装束”、“神国日本的象征”而已。

美梦和现实的内容毕竟不同。新兵入伍后，从早到晚要受老兵无情的驱使。在部队中，军衔和资历是压倒一切的。我们这些新兵，要给上级擦皮鞋、洗衣服、打扫屋子和端菜端饭，一天到晚就象个小家鼠似的忙得团团转。一天里难得有三十分钟的休息。有时甚至不得不在夜间躺在床上蒙上毯子偷偷地哭泣。如果这个抽泣声被老兵听见，就会把所有的新兵强拉起来排成一列，从头至尾来回地餉以拳头。因此，有的人只好躲进厕所里去哭泣。

作为新兵的唯一享受，也只不过是到酒保（军营中的小卖部——译者）买点饼干或馒头藏到厕所里去打牙而已。如果不小心在队内的内务班里吃，就会受到老兵的厌恶和嘲笑。

我是个有自尊心的志愿兵。

事实上，在二百名的新兵中，志愿兵包括我在内也只有两个人。在老兵的眼里，志愿兵简直

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这是因为在他们的思想里好象是认为：“这些家伙一旦当上了下士官，就会反过来整我们……。”所以，我也常常跑到厕所里去哭泣。

然而，我并没有因此就去责难或否定内务班的生活。尽管我也哭过，但从来没有产生过这种生活是不合理的或者应该加以改进等等的想法。实际上，在内务班中，却充斥着故意刁难和不合理的现象。可以说是一个被心地不善的人支配的小天地。

在战后的小说或电影中，常常以“呜呜蝉”^①介绍过士兵被欺压的情形，但在我入伍的时候还没有实行过这种处罚。可是因偶尔的失误或丢失物品，则要受到比“呜呜蝉”更恶毒的处分。这一点与“呜呜蝉”是相同的。不只是打耳光，有时还叫你把枪支高高举起连续站立几小时。这种惩罚，到处可见。如果你忍受不了把枪掉到地板上，就要被打个半死。

下面我再介绍一下军队里有关严格区分私人物品和官发物品的情况。

军官所带的手枪和军刀是属于个人所有的东

① 呜呜蝉：在日本军队中，老兵常命令新兵学知了附树鸣叫的姿势——让新兵伸开双手扶墙鸣叫，直到声嘶力竭为止。——译者注。

西。与此相反，一般士兵所有的武器和日用品，大多是官发的。重要的差别在于官发物品是“天皇陛下的下赐品”。特别是镌刻有天皇的“菊花纹章”的三八式步枪最为典型。如果在上级的面前摔倒了枪，就要成为一个“事件”。这种情况，是今天的青年们难以想象出来的。因为枪被看做是用国民的税款制成、而比生命还要重要的“御下赐品”。所以，报刊所报道过的那位在南洋的密林地带隐伏了二十多年的小野田君，当被人们发现时，尽管他的衣衫已褴褛不堪，但还是首先把始终没有离手的步枪献出来的心境，确是那些不懂得这种逻辑构造的人所难以理解的。

个人之间互相偷窃官发物品的情形已成为家常便饭，同时也是新兵的灾难。

即便丢了一双袜子也要成为“事件”。全体新兵吃够了拳头以后，还要遵循“寻找”命令到处去寻找。所谓“寻找”，就是要到别的队去偷的意思。为了不使自己队内洗过的衣服丢失，不得不在晒衣场上派兵看守。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磨练出来的。

正式开始的前线生活

离开芝浦港，经过七天七夜的海上生活，总

算要结束这一长途航海了。

长田大队所乘的运输船，在驱逐舰的护航下在青岛靠港了。士兵的士气很旺盛，大家一致认为从此就要迈出进入敌国的第一步了。

但是，等待我们的并不是敌国的军队。上级号召士兵们首先要去“养精蓄锐”。

“没有没有和女人接触过的吧！”

“没有接触过女人的人，就打不了仗。”

所谓“养精蓄锐”，就是要去体验女人。我们上陆后，便结队成群地走向慰安所^①。这里就象医院里那种造价低廉的大病房。在一条走廊的两侧拉着帘子，里面是细长的屋子，有五十张左右的床排成了一大排，女人们躺在床上等待着。

士兵们在帘子前面排着队。有的帘子上面还附有红色的记号，这表明里面的女人带有性病。分配给每个人的时间是十五、六分钟。如果超过了时间，外面的人就会催喊：“还没完呀？”有些老兵为了挑选自己喜欢的女人，到处扒开帘子寻视。

这真是皇军士兵随心所欲、恣意妄为的时代。后来，我曾听北支派遣军^②的一个参谋说，

① 慰安所：即日军的专用妓院。——译者注。

② 北支派遣军：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华北地区的派遣军，司令部设在北京。——译者注